

讀孫白梅文集《聊贈一枝春》

春風輕輕吹



客居人語 姚娟

春天來了。在這春的時節，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孫白梅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文集《聊贈一枝春》。書的封面設計也是一片春綠，令我一下子沉浸在春的氛圍中。

孫白梅的文字，清新、溫婉，娓娓道來，像山澗清溪流水，純淨透徹，輕輕訴說着對生活的感受。她筆下涉獵很廣，移民苦樂、勵志故事、名山秀水、中西文化碰撞……都描寫得生動、活潑、有趣。難怪文友們稱讚她：「讚美善良的人性，謳歌美好的人生。」

對於不少移民來說，初抵埠的那段時間，最深刻的感受是落差太大。孫白梅也是這樣，出國前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，大半輩子從事英文教學和翻譯。但到加拿大後，資歷不被承認，一切從零開始，連找一份底層的工作都不容易，幾經努力，最後只能謀到市立圖書館職員的工作。雖如此，她也以平常心面對，業餘看書、寫文、旅遊，生活平靜而充實。該書輯錄的一百多篇文章，就是她近三十年來發表在國內外作品的一部分。

全書分七個部分：「異國風情」、「情深義重」、「錦繡河山」、「若有所

思」、「藝壇馳騁」、「古今獵奇」和「英文寫作與翻譯」。她的每篇文章篇幅不長，讀完後都能給人一種愉悅又若有所思的感覺。

孫白梅熱愛大自然，她筆下的加拿大，風光旖旎，文化多元獨特。她在《瀑布與塔寺》中，描寫世界聞名、氣勢磅礴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四季不同景觀，「最有特色是在天寒地凍之時，大瀑布雖仍在潺潺而流，但覆蓋在周圍樹枝上的積雪卻被凍成了白玉般的冰凌，晶瑩剔透，形狀奇特，與瀑布交相輝映，十分賞心悅目。」突出了大瀑布迥異於人們在春夏時見到的景觀。

故國的美麗山川，也常在她筆下呈現。三亞勝景、麗江古城、別有洞天的九天、變幻莫測的雁蕩山，還有蘇州拙政園……，都留下孫白梅和她先生馬運生的足跡。遊子之情，溢於言表，留在紙筆和鏡頭中。該書圖文並茂，大部分照片為馬運生拍攝。

從孫白梅文字，我們常看到她發自內心、對社會底層人群的同情和愛。在《夢想的昇華》一文，她寫了幾位身殘志不殘



孫白梅文集《聊贈一枝春》。

的青年：天生沒有四肢的尼克·胡哲；在跳水中不幸受傷癱瘓的喬妮；獨腿的衝浪者漢密爾頓，他們憑着堅強意志和刻苦努力，活出生命的精彩，昇華自己的人生，令人動容。

孫白梅在國內大學教授英文時，著有《西洋萬花筒——美國戲劇概覽》一書，也把荷里活名劇《欲望號列車》翻譯成中文出版。來加後，她除了用中英文寫作，仍不忘向西方介紹中華文化。近年，她把

孫博的中文小說《茶花淚》翻譯成英文，以及擔任凌鼎年的《東方美人茶——凌鼎年漢英對照小小說新作選》中的英文翻譯。兩書先後在美國出版。她也被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評選為「二〇二〇年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十大新聞人物」之一。

孫白梅為文認真細緻，做人謙恭仔細。她出身於書香家庭，父親孫雪泥是上海著名畫家，且詩畫皆佳。她從小耳聞目染，幼小心靈埋下對藝術喜愛和追求的種子。經年累月的努力磨煉，在中西文化交織薰陶中，令她在文學創作和英文翻譯中取得驕人成績。此次新書問世，正是她寫作成果又一次呈現。

該書書名出自北魏儒將陸凱的《贈范曄》詩：「折花逢驛使，寄與隴頭人。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。」當時陸凱率兵南征，在戎馬倥傯中登上梅嶺。正值梅花盛開，他思念在北方的文學家好友范曄，隨手折了一枝梅花，讓信使連同小詩一起帶給他。

我想，孫白梅也希望這本文集，能帶給讀者一絲春意吧。

翻開書頁，春風輕輕吹。

在柏林學德語



柏林漫言 余逾

要知道，想在柏林這個國際化大城市提高德語水平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要怪就怪柏林人的英語太好了。是

的，不光是生活在柏林的外國人大都能說流利的英語，當地人的英語也很好。簡單來說，生活在柏林，哪怕只會英語也毫無障礙，而想要找人說說德語，還並不那麼容易。

當我初到柏林，剛開始學德語時，我發現在生活中找到能練習德語口語的地方真是少之又少。好不容易遇到個德國人，一般兩句話之內對方已經跟我說：「我說英語是不是對您來說更容易一點？」後來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，在他們看來，選擇更容易溝通的語言是一種禮貌，而不是我們可能會以為的是為了「快捷和便利」。

總之，柏林的英語普及程度高，想像中的「融入語言環境中」來學習一門語言，在柏林的大街上可能比較難實現。這不僅僅是我學習語言的一個巨大的困難，同樣也適用於我們家讀國際學校的小孩。

國際學校裏的「官方語言」是英語，所以大部分的國際學生在這裏會覺得很自在，溝通毫無障礙。然而，小孩們的德語水平卻進展緩慢。於是那天家長會，德語老師「悄悄」給家長們支招。

「親愛的家長們，你們也都能看到，我們國際學校裏學生德語進步慢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彷彿並沒有生活在德國。所以，你們要想方設法把他們扔去真正的「德國」。」

「比如說，參加當地學生的夏令營。體育也好，音樂也好，

他們喜歡或者擅長的課餘愛好，也讓他們加入一個當地俱樂部。」

「他們便不得不「被迫」說德語。事實上，很多小孩並不是不會說，而只是因為習慣了在學校都說英語，沒有機會說德語。」

德語老師眨眨眼，放低聲音：「再或者，你們可以讓他們找個打工的地方，哪怕是周末幾個小時去咖啡店、書店賣賣東西什麼的，絕對都是提高德語的好辦法。」

「當然了，還有一個小竅門就是在家裏廁所、門口、走廊，都貼上德語的海報什麼的。客廳茶几上，馬桶旁，都可以放上一些他們感興趣的主題的德語雜誌。就算是隨手翻兩頁，也是極好的。」

家長們連連點頭，有的還拿個小本子記下來。這些「方兒」可以挨着試一遍。不僅小孩可以試試，我們這些學德語的大人也可以。大家都對德語老師特別感激，因為在柏林甚至全德國，德語「外教」可是「珍稀」教師類型。

這幾年，隨着柏林越來越國際化，作為外語教學的德語老師幾乎是柏林教師中最缺乏的學科老師。在德國本土，教德國學生的是德語語文老師，這跟作為外語教學的德語老師是兩回事。然而，大部分的外語德語老師都在需求量更大的海外，所以學校一遇到有教師離任，這種「青黃不接」的空缺時間會持續很久。

不管怎樣，我和兩個小朋友，從只會打招呼說再見，到遇見德國人逐漸可以交談，而不會被問及「我說英語您會不會覺得更容易」，也算是很大的進步了。

無論如何，生活在德國，認真學會德語，是每一位外國人來到這裏的必修課。

拜登「摧毀台灣」是失言？

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台灣宣布恢復港澳人士入台自由，有朋友打算下周去台北逛逛夜市，說得我也有些動心。很多香港人喜歡去台灣玩，好像就是為了享用當地的小吃，以前每次在台北逛夜市，經常碰見香港的熟人。聽說這幾年台灣各地的夜市都不太景氣，一來是當地人的生活受疫情影響，二來港澳和大陸遊客都來不了。現在全世界的疫情已到尾聲，各國各地區陸續復常，相信台灣的夜市很快會恢復往日熱鬧繁榮的光景。

但是，有一些事情要重新恢復並不容易。兩年前，香港駐台北和台北駐港的機構各自撤離，恢復無期，這事雖在疫情肆虐期間發生，卻與疫情無關，與政治有關，簡單說，是蔡英文為了救選情，粗暴插手香港事務，蔡英文是達到了個人目的，但嚴重傷害了香港，令港台兩地的關係全面倒退。現在雖然兩地重新恢復人員往來，但欲前往投案的陳同佳依然被拒之島外，案中死者沉冤待雪，也許要等到明年始作俑者蔡英文下台，如果台灣綠地再變藍天，此案公義才有機會得以彰顯。

但是，以筆者多年來對台灣政局、對兩岸關係的觀察，越是接近選舉，台灣的事情就變得愈來愈撲朔迷離，台海局勢會愈來愈不平靜，幕後黑手是美國。近年中美關係惡化，美國打「台灣牌」頻頻出手，情況更加複雜。筆者的朋友、台灣名嘴Z兄預測，今年台海將有大事發生，例如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揚言要訪問台灣、蔡英文要過境美國，種種跡象顯示，華府很可能把蔡的過境當作刺激挑釁北京的一項行動。這兩天，台北當局負責「外事」和「安全」的兩名高層官員到美國，華府出動包括國務院和國委會、國防部高層官員高調接見，雙方舉行長達幾個小時會談，做法很不尋常，美國似乎正在策

劃，要在台海幹一票「大的」。

拜登上台後已八次對台售武，去年更有佩洛西竄訪台灣挑釁大陸，對於美國不斷打「台灣牌」，民進黨當局告訴台灣民眾，美國是支持台灣，面對大陸的「武統威脅」，美國一定會「保護」台灣。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近日在台北會見四名訪台的美國國會議員時，也當面感謝美國對台灣的支持。藍綠異口同聲對美國感恩戴德，但是，華府廣播節目著名主持人尼克森（Garland Nixon）日前在推特上發文，表示白宮內部有人透露，當被問及是否會有比「新保守烏克蘭方案（the neocon Ukraine project）」更大的災難時，拜登回應，「等到你看到我們摧毀台灣的計劃」。這條消息一曝光，震撼全世界，台北的蔡英文當局立即回應，指消息來源「未經查證」，更指相關消息是與「中國對台進行的認知戰相互呼應，企圖侵蝕台灣民眾對美國的信心」等等。也有人認為這是拜登失言，一名台灣的教授在電視上呼籲「台灣人要覺醒」，認為這條消息應該連做八天頭條，「讓大家都知道美國到底有沒有意圖摧毀台灣，現在對我們示好到底是什麼用意」，更要求美國講清楚。

所謂的「新保守烏克蘭方案」，說白了就是美國長期、不斷鼓勵慫恿烏克蘭和俄羅斯交惡、互相仇恨，最終普京發動攻打烏克蘭的「特別軍事行動」，戰事迄今一年，逾千萬烏克蘭民眾家破人亡，這是烏克蘭的災難，而俄羅斯則受到美國和北約全面制裁，政治、經濟和軍事都受到重創。這個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兩個字「戰爭」：讓俄烏這兩個同一民族和宗教，擁有共同歷史文化的兄弟打起來。拜登「摧毀台灣」的計劃，也無非如此。近年美國不斷以各種方式鼓勵「台獨」勢力，為蔡英文當局撐腰站台，挑動兩岸敵對情緒，就是想要看到，一旦「台獨」勢力突破大陸容忍底線、踩到反分裂法的紅線，大陸必定動手，到時台灣或「毀滅」了。

有了拜登這一句「摧毀台灣」的計劃，一些台灣有識之士對麥卡錫要訪台、蔡英文要過境美國等等感到憂心忡忡，也就不難理解。不過，我對Z兄說，如果大多數台灣人都像你這樣，看清楚美國佬的真面目，台灣就一定不會被摧毀，台海就會保持和平，我們也可以經常去賣島逛夜市，「好幾年沒去台北書展了，下次一定去。」我對Z兄說。



台北市夜景。

資料圖片

人生的「舒適期」



自由談 姚文冬

有那麼幾年，我經常一個人旅行。那時，我的事業順風順水，人際關係和諧，父母還不算老，在鄉下養雞種菜，妻子滿足於輕閒工作中的小樂趣，兒子初入職場，猶如第一次嘗到青菜的小兔子。那是一段心無掛礙的歲月。朋友說，這麼舒心的日子，換我也會出去玩。但也有朋友提醒，好好享用吧，再過些年，恐怕就沒這麼好的時光了。我不以為然，認為一種好的生活方式，是遵從內心選擇，並不受外力影響，到老，我都會這樣生活下去。

而事實上，還真被那位朋友言中了。前年春天，我想帶父母遠遊，父親無奈地說，走不動了。我這才注意到，父母不知不覺地老了，而且老得很快。去年春節父親患病，我的假期是在醫院度過的。然後又是子女的家事、工作的煩惱，都給我不同程度的困擾。此間疫情此起彼伏。接着，隔輩人出世，讓我有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束縛感。這些

外部變化，也開始作用於內心，是從何時起呢，我連上街辦一件小事都一拖再拖，更別說說走就走的旅行了。曾以為的生活常態，成了人生歲月裏的曇花一現。

回望那幾年，可真是人生的一段「舒適期」，恰似童年再現，彷彿處處充滿寬容，甚至是縱容，所有的干擾都在有意避讓似的。

這種「舒適期」以前也有經歷。比如剛參加工作時，領了第一筆工資，竟不知如何支配——父母還不指望我，離成家還早，也不用發愁買房（彼時沒有商品房一說）……最後想到的竟是——小時候不是特別愛吃餅乾嗎，但買不起，現在有錢了，就瘋狂地買餅乾吃吧。於是，辦公桌的抽屜裏經常備有各式各樣的餅乾。那應是我人生的一個「舒適期」吧——不把錢當回事的輕鬆時光。

對面的大姐吃着餅乾聽我講述，羨慕地說，現在正是你的好時候，等過幾年結婚、生子，成家立業，你就會為錢不夠花而憂慮了。幾年後，她的話應驗了。從此，我再沒小覷過金錢的重要性，負重的生活不允許。人生苦短，時間寶貴，但時間也會慷慨地給人留出了「舒適期」。有兩年，我被調

到外地，業餘時間都花在了路上，在兩頭黑中開始和結束每一天，久違了家鄉的朝陽、落日。兩年後調回，突然發現時間多得用不了，太陽還老高就下班了？回家只是一抬腳的事，怎麼打發這多出的時間？我的選擇很可笑，就像一個貪玩的孩子，竟去網吧玩。妻子對我的貪玩毫不介意，她認為，這一個多小時，是生活補償給我的。

現在，我雖然失去了上一個「舒適期」，但我相信，未來仍會有「舒適期」出現，你看，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，不也返老還童一般，享受着沒有生活壓力的舒適？我想我也會的。

在人生的「舒適期」裏，頭上藍天白雲，身邊鳥語花香，心情自由愜意，彷彿一部冗長晦澀的書中，偶爾出現的一段閒筆，或一幅插圖。不是刻意製造，而是命運的賜予，每個熱愛生活的人，都有權獲得。享用人生的「舒適期」，與貪圖享樂、裹足不前無關，這就像一個人趕路，甚至乏、心累，可能險象環生，某種時候甚至會跌倒、受傷，但生活不吝賜予我們片刻歇腳之機，或長或短，或深或淺，雖然不多，就像極寒地帶的無霜期，但總會有。

深水埗蟒蛇「小花」



市井萬象

要說深水埗別具代表性的動物，可能是四歲的蟒蛇「小花」。能養一條蟒蛇，非等閒之輩——「女蛇王」周嘉玲，毒蛇也能被她輕鬆駕馭。

以往我們對蛇的印象大多是較負面，且只敢遠觀。百聞不如一「摸」，筆者伸手接過小花，牠緩緩依附過來並伸頭探個究竟，喜歡與人互動，難怪牠已有不少粉絲。

圖、文：遂初